

# 汉唐之际的民众与社会

HANTANG ZHIJI DE MINZHONG YU SHEHUI

夏日新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 汉唐之际的民众与社会

HANTANG ZHIJI DE MINZHONG YU SHEHUI

夏日新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之际的民众与社会/夏日新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 12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库)  
ISBN 978 - 7 - 216 - 06696 - 9

I. 汉…  
II. 夏…  
III. 社会生活—研究—中国—汉代～唐代  
IV. 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6960号

汉唐之际的民众与社会	夏日新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印刷: 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328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216 - 06696 - 9	定价: 38.00元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 前　　言

中国以史籍浩繁而著称于世，仅正史就有二十五史之多，可这些史书大多记载王朝的兴衰、政治的演变，对一般民众则很少涉及。如果要问到古代民众的生活，不能不说还有许多方面是茫然无知。从读大学时代起，我就对古代的庶民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那些在史册中难以留下姓名的先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对社会的演变有着怎样的影响，其风俗习惯如何等问题，一直萦绕在心中。虽然关于这些问题直接记载的史料较少，但也并不是没有行踪可寻，例如流民问题由于与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史籍中留有不少记载，年节祭祀则一向为古人所重视，从中也可以窥见古代庶民生活的点滴信息。

对流民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谭其骧氏在《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中就探讨过流民迁徙的规模、路线，其后五十年代李剑农氏在《魏晋南北朝民户大流徙》中又探讨了流民的流徙方式、地区，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氏在《坞主考》中则涉及到流民的结合方式，安田二郎氏在《晋宋革命和雍州的侨民——从军政支配向民政支配》中则注意到了流民南下后的管理形式及其变化。<sup>①</sup>但是，上述研究主要是注重对流民运动本身的考察，而对流民运动的时代特色、流民运动同当时政权的关联，流民运动对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则较少涉及。因此，对流民的迁徙运动与当时政权的流民政策以及流民迁徙运动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等问题仍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氏与中村乔氏在中国岁时节令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sup>②</sup>，但岁时节令史研究尚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仍有许多问题

<sup>①</sup> 谭其骧氏论文见《燕京学报》15期，1934年；李剑农氏论文载武汉大学历史系研究报告，1951年；那波利贞氏论文载日本《东亚人文学报》2~4，1943年；安田二郎氏论文载日本《东洋史研究》第42卷1号，1983年。

<sup>②</sup> 见（日）守屋美都雄《中国古岁时记研究》，日本东京：帝国书院，1963年；守屋美都雄译注，布目潮沨等补订《荆楚岁时记译注》，日本东京：平凡社，1978年；（日）中村乔《中国岁时史研究》，日本：朋友书店，1993年。

等待人们去继续探索。通过对岁时节令演变中所反映的统治阶级的理念、官方的祭祀制度与民间习俗关联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古代社会和民众生活的了解。

本研究就是从上述视角出发，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汉唐之际民众与社会生活的实态及其演变。

本研究的构成：

前言：论述研究的视点、意义。

第一章，流民迁徙与流民集团，主要是以两晋之际的流民迁徙运动为例，讨论流民的流徙方式、流徙地区、流徙特点、流民与东晋军队的关系。

第二章，流民集团与侨州郡县，探讨政府对流民集团的安置政策与侨州郡县的设置实况。

第三章，地域社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荆州，是以荆州为例，探讨流民迁徙运动带来的社会变化，尤其是对地域社会发展的推动。

第四章，汉唐之际社会习俗的推移，通过汉唐时期的岁时节令来探讨统治阶级的理念怎样推行到民间，汉唐时期岁时节令中反映的社会习俗的演变。

第五章，民间传说与民众信仰，则直接通过民间传说和民众信仰，探讨民间社会的精神生活，以及民间信仰中反映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结语讨论从流民迁徙看当时社会结合方式的特点，流民迁徙运动的影响以及民众习俗、民间传说中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烙印与一般民众的人生愿望。

# 目 录

前言 .....	1
<b>第一章 流民迁徙与流民集团 .....</b>	<b>1</b>
第一节 两晋之际的流民迁徙与流民集团 .....	1
第二节 流民与北府兵 .....	13
<b>第二章 流民集团与侨州郡县 .....</b>	<b>24</b>
第一节 关于东晋侨州郡县的几个问题 .....	24
第二节 京口、广陵集团对东晋中后期政治的影响 .....	40
第三节 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考 .....	52
<b>第三章 地域社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荆州 .....</b>	<b>65</b>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战略地位的升降 .....	65
第二节 诸葛亮与汉末荆州政权 .....	81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	94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地区的文化 .....	107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地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	123
<b>第四章 汉唐之际社会习俗的推移 .....</b>	<b>141</b>
第一节 《荆楚岁时记中》的节日 .....	141
第二节 北朝夜游之风与元宵节灯俗起源 .....	167
第三节 正月晦日节与送穷 .....	175

第四节 端午节与大端午节.....	182
第五节 腊日用日的演变.....	193
第六节 腊日祭祀的演变.....	217
第七节 腊日习俗的演变.....	247
第八节 汉唐节日形态的演变.....	262
<b>第五章 民间传说与民众信仰.....</b>	<b>273</b>
第一节 汉水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273
第二节 陈宝信仰与古代祥瑞思想.....	279
第三节 董永七仙女传说与孝文化.....	284
<b>结语.....</b>	<b>292</b>
<b>主要参考文献.....</b>	<b>294</b>
<b>后记.....</b>	<b>298</b>

# 第一章 流民迁徙与流民集团

## 第一节 两晋之际的流民迁徙与流民集团

《晋书》卷 26 《食货志》曾这样描述西晋末年的社会状况：“及惠帝之后，政教凌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逆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匈奴酋豪）刘渊残酷，所在城邑无不倾败，流离死散，殆无孑遗”。<sup>①</sup> 北方人民面对天灾人祸，无法生存下去，只得或据坞筑堡进行反抗，或聚众结党四处流移迁徙。据李剑农先生研究，当时向东北流徙的到了辽东，向西北流徙的到了凉州。<sup>②</sup> 但北方流民的主要流徙方向是长江流域，自西晋末年到东晋，大的流徙浪潮前后有四次：

第一次是永嘉之乱后（311 前后），匈奴刘渊、刘曜和羯族石勒等起兵攻陷洛阳，占领中原，北方流民相率过江。《宋书》卷 35 《州郡志》总序载：

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兗、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sup>③</sup>

第二次在东晋成帝时，苏峻、祖约叛乱，石勒乘机进攻，东晋丢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北方流民又大批渡江。《宋书》卷 35 《州郡一》扬州淮南太守条载：

---

① 《太平御览》卷 492 引王隐《晋书》。

② 参见李剑农《魏晋南北朝民户大流徙》，载武汉大学历史系研究报告。

③ 参见《宋书》卷 35 《州郡一》南徐州条，南兗州条；《晋书》卷 14 《地理上》司州后序，卷 15 《地理下》徐州后序。

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sup>①</sup>

第三次在东晋穆帝时，后赵梁犊起义，石虎愁怖而死，中原再次大乱，又掀起一次流徙浪潮。“青、雍、幽、荊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sup>②</sup>

第四次是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瓦解，中原又复大乱，北方流民再次涌向长江流域。《宋书》卷37《州郡三》雍州刺史条记：

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氏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

在北方流民向江南大规模的流徙中，他们到底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流徙？分布在哪些地区？流徙有什么特点？这些都是我们探讨两晋之际流民迁徙时所感兴趣的问题。

### 一、流徙方式

两晋之际民户流徙方式主要是两种：即集团流徙和分散流徙。

流民集团是在流徙前，由宗族乡党推举首领组织起来的。《晋书》卷67《郗鉴传》载：

郗鉴……高平金乡人……（永嘉之乱中）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

或是逃难中基于防御寇贼，统一行动等实际需要，临时推举首领结成集团迁徙。《晋书》卷62《祖逖传》载：

<sup>①</sup> 参见《宋书》卷35《州郡一》南徐州条；《晋书》卷15《地理下》扬州条。

<sup>②</sup>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

祖逖……范阳道人也。……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

还有是交结亲朋一起逃难。《晋书》卷 72 《郭璞传》载：

郭璞……河东闻喜人也。……惠、怀之际，河东先扰。璞筮之，投策而叹曰：“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蔚为龙荒乎！”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

这些流民集团首领或是由流民推举，或是纠合流民自为之。一般都是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和西晋政权中的旧军官。世家大族成为流民集团首领，一是依靠原有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如郗鉴叔父郗隆为扬州刺史，郗鉴本人“少以儒雅著名”，被誉为“兖州八伯”之一，曾被举为贤良，屡为公侯州郡征辟。<sup>①</sup> 在看重门第阀阅的晋代，这通常是只有州郡著姓才能享有的权利，世家大族成为流民集团首领的另一原因是凭借其资力。祖逖在乡里时就“轻财好合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赒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流徙中又有“车马载同行老疾”，“药物衣粮与众共之”之举。而且世家大族多是带着依附人口一起迁徙。祖逖所“率亲党数百家”中，就有不少是“宾客义徒”。<sup>②</sup> 世家大族利用其声望、资力，易于扩大势力，因而一些势孤力单的流民往往托庇于他们一起流徙。

地方豪强是凭其在当地的势力得以成为流民首领。《晋书》卷 100 《苏峻传》载：

苏峻……长广被人也。……有才学，仕郡主簿。……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主簿是太守主要僚属，苏峻仕郡为主簿，一定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物，

<sup>①</sup> 见《晋书》卷 67 《郗鉴传》、《郗鉴传附叔父隆传》、《太平御览》卷 407 引何法盛《晋中兴书》。

<sup>②</sup> 《晋书》卷 62 《祖逖传》。

所以大乱来时，他得以纠合乡里成为流民集团首领。

西晋政权中的军官成为流民首领的也不少。《晋书》卷 63《李矩传》载：

李矩……平阳人也。……征西将军梁王肜以为牙门。伐氐齐万年有殊功，封东明亭侯。还为本郡督护。……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

同卷《郭默传》载：

郭默，河内怀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遣众自为坞主。

李矩“勇毅多权略”，郭默“壮勇”，在战乱年代，这些旧军官正是凭借他们的勇敢权略得到流民的拥护而成为流民集团的首领。

分散流徙有三种情况。一是单家逃难。《晋书》卷 90《邓攸传》载：

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也。……石勒过泗水，攸乃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乃弃之。其子朝弁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攸与刁协、周岂页素厚，遂至江东。

邓攸被贼掠其牛马，弃子时又系子于树而去。很明显，只在单家逃难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另一是投亲依故。投亲例如《晋书》卷 75《范汪传》载：

范汪……雍州刺史晷之孙也。……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

依故例如《晋书》卷 70《应詹传》载：

初，京兆韦泓丧乱之际，亲属遇饥疫并尽，客游洛阳，素闻应詹

名，遂依托之。詹与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遂随从积年，为营伉俪，置居宅，并荐之于元帝曰：“（泓）昔年流移，来在詹境，经寇丧资，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

还有是为人掠卖过江的。《太平御览》卷 152 引何法盛《晋中兴书》载：

临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乱，传卖长城人钱温。

这种被掠卖过江的数量很多，《晋书》卷 84 《殷仲堪传》载：“胡亡之后，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这虽然是太元年间的事，但可推测历次大流徙中都会存在着这种情况。

## 二、流徙地区

北方流民南下，广泛地分布在长江流域各地区，兹就史籍所载分布地区叙述。

### （一）京口、广陵地区

京口、广陵隔江相望，都是北方流民重要的集合地。《元和郡县图志》卷 25 《江南道一》润州条（唐代润州的州治即在晋代的京口）载：

晋永嘉乱后，幽、冀、青、并、兖五州流人过江者，多侨居此处（京口）。

据《宋书》卷 35 《州郡一》南徐州（即东晋京口地区）所载户口统计：侨旧人口共四十二万余，其中侨郡县人口有二十二万，比旧有人口多二万余人。

侨居广陵地区的，据《晋书》卷 15 《地理下》扬州后序载：

自中原乱离，遗黎南渡，并侨置牧司在广陵、丹徒南城，非旧土也。

《晋书》卷 14 《地理上》兗州刺史后序亦载：

是时遗黎南渡，元帝侨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鉴为刺史，寄居广陵，置濮阳、济阴、高平、太山等郡。

东晋设侨州郡县以统流人，从京口广陵地区设置的侨郡县名看，徐、兗、青三州的侨民居多，即流寓到京口、广陵地区的多是中国北方东部的流民。<sup>①</sup>

### （二）扬州三吴地区

三吴是指吴郡、吴兴、会稽地区。南下的北方士族多聚居在这里。《晋书》卷80《王羲之传》载：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

谢安是陈郡旧夏人，孙绰是太原中都人，许询是高阳人，皆是北方士族。吴郡也有北方士族居住。颜含除吴郡太守时，“王遵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优。’”<sup>②</sup> 颜含把北方权豪“竞招游食”作为对政治的最大危害，可见这里北方权豪之多。此外，一般北方流民也有流徙到这地区的。《晋书》卷78《孔愉传附坦传》载：

（孔坦为吴兴内史）时使坦募江淮流人为军。有殿中兵，因乱东还，来应坦募，坦不知而纳之。

应募投军的“江淮流人”，大概都是普通平民。

### （三）扬州建康及其以西地区

扬州建康及其以西地区流民主要集中在建康和芜湖一带。《晋书》卷15《地理下》扬州后序载：

咸康四年，侨置魏郡、广川、高阳、堂邑等诸郡，并所统县並寄居

<sup>①</sup> 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15期。

<sup>②</sup> 《晋书》卷88《颜含传》。

京邑。

芜湖地区主要是豫州流民，扬州淮南郡、并州上党郡的流民也有流亡至这里的。《晋书》卷14《地理上》豫州后序载：

永嘉之乱，豫州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以春谷县侨立襄城郡及繁昌县。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杨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旧当涂县流入渡江，侨立为县。

《晋书·地理下》扬州后序亦载：

是时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寄居芜湖。

#### （四）江州

北方流民流亡到江州的，主要有两次。一次是永嘉之乱时，《晋书》卷61《华轶传》载：

华轶……永嘉中，历振威将军，江州刺史。……轶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

另一次在苏峻之乱时，《晋书》卷80《刘胤传》载：

大难（指苏峻之乱）之后，纲纪弛顿，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入万计，布在江州。

散见史籍中居于江州的北人有：“范宣……陈留人，……，家于豫章”<sup>①</sup>，“周续……雁门广武人，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sup>②</sup>

#### （五）荆州

两晋之际，流民大批流徙到荆州有两次。一次是在永嘉之乱中，《元和

① 《晋书》卷91《范宣传》。

② 《晋书》卷93《周续传》。

郡县图志》卷 21 《山南道二》襄州条载：

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水之侧，立南雍州。

《晋书·地理上》司州后序载：

元帝渡江……又以河东人南寓者，于汉武陵郡孱陵县界上明地侨立河东郡，统安邑、闻喜、永安、临汾、弘农、譙、松滋、大咸八县，并寄居焉。

散见于史籍的北人避乱荆州的如：“王尼，洛阳倾覆，避乱江夏”<sup>①</sup>，（安定皇甫）方回……永嘉初，博士征，不起。避乱荆州”。<sup>②</sup>

另一次是前秦政权瓦解时，“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sup>③</sup>

#### （六）宁州、交州、广州

流民流入宁州的记载，如《资治通鉴》卷 85 惠帝太安二年（303）：

李流徙屯鄣，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荊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

交州也可以见到流民活动的踪迹。建兴二年（314），交州刺史王机至州，交州人梁硕“恐侨人为机，于是悉杀其良者，乃自领交趾太守”。<sup>④</sup>交趾的侨人对当地军阀梁硕足以构成威胁，说明交趾侨人的力量不小，据《宋书》卷 92 《杜慧度传》载“九真太守李逊父子勇壮有力，威制交土，京兆人杜瑗收众斩逊，州境获宁。杜瑗后为交州刺史，以其子杜慧度领流民督护。杜慧度为交州刺史，复以其子弘文为流民督护”。杜氏父子可能就是依靠流民的力量在交州夺取和巩固权力的。

广州也有北方流民活动的踪迹。《宋书》卷 50 《刘康祖传》载：

<sup>①</sup> 《太平御览》卷 775 引《晋中兴书》。

<sup>②</sup> 《晋书》卷 51 《皇甫谧传附子方回传》。

<sup>③</sup> 《宋书》卷 37 《州郡三》雍州前序。前秦是氐族苻氏建立，氐乱当指前秦政权的动乱。

<sup>④</sup> 《晋书》卷 100 《王机传》。

（康祖伯谦之，东晋）义熙末为始兴相，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无士行，为侨旧所陵侮。

值得注意的是，宁、交、广地区东晋时期新设置了大量郡县。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广州新置六郡六十一县（包括新置郡所辖县），宁州四郡二十一县，交州也有三县。从所置郡县名称看，大部分可能同少数民族的归化有关，如归化、威化、义招、义安、归顺、晋化、怀化等郡县。但也有部分同安置流民有关，如侨宁、晋康等。

东晋时期，临近北方地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而宁、交、广地区则比较安定，又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北方流民南下到这些地区是不足为怪的。<sup>①</sup>

在上述六个地区中，流人分布最集中的是京口广陵地区、建康以西地区（尤其是芜湖周围）、荆州北部地区；三吴、江州次之；宁、交、广地区最少。这与北方流民南迁的路线有关，汉水为关中秦陇人民南下途径，汉水流城以襄阳为中心是关中秦陇流民集合地；邗沟贯通江淮，东部徐、兗、青诸州人多沿此南下，所以沟南端京口广陵地区为该区流民集合地；淮水流城支流皆东南走向，所以司州、豫州流民大都流徙到芜湖一带。<sup>②</sup>但更重要的是与东晋政权的流民政策有关。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流民南下的通道也正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可能南侵的路线，东晋政权需要利用北方流民来防御少数民族南下，因而有意识的把流民安置在这些区域。

### 三、流徙特点

第一，规模大、数量多，阶层广泛。两晋之际的民户流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几乎波及到当时全国每一地区。从流出地区看：北方司、冀、雍、凉、青、并、兗、豫、幽、平、徐州等地区都有流民南渡。<sup>③</sup>仅扬州晋陵地区，就有徐、兗、幽、冀、青、并、司州七州侨民。<sup>④</sup>

<sup>①</sup> 有人谓客家即是自晋末开始南下的北方流民后裔。章太炎《岭外三州语序》称：“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得潮之大阜丰顺，其民自晋末踰岭，屯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察其语柢，出于带冠，不杂陆梁鄙信之辞。”

<sup>②</sup> 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15期。

<sup>③</sup> 参见《宋书》卷35《州郡志总序》。

<sup>④</sup> 《宋书》卷35《州郡一》南徐州条：“南徐州备有徐、兗、幽、冀、青、并、扬七郡邑。”查南泰山太守条，司州广平郡也侨置于此。

从流徙规模看：谭其骧先生据《宋书》所载侨郡县人数统计，南渡人口约有九十万，占当时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sup>①</sup> 而实际上有许多流民并不登记在侨州郡县籍上，有些则沦为豪强大族的荫户<sup>②</sup>，因而流亡到江南的北方流民总数，远远超出《宋书·州郡志》所载。两晋之际的民户大流徙也是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口流徙，上自王公贵族、大族豪强，下至普通平民、宾客部曲都卷入到流徙洪流中。如果探索其原因，东汉以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引起的社会上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就是原因之一：因为大族豪强的迁徙会带着他们的封建依附人口，而大量劳动者的迁徙也迫使大土地所有者离开土地。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民族矛盾的激化，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煽动民族仇恨，肆意屠戮汉族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人民，使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汉民族各阶层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统治阶级的高门贵族首先带着家族逃亡。如晋太保卫瓘孙卫玠是西晋第一流高门，洛阳陷落前他就向江南逃亡。<sup>③</sup> 地位稍低的大族豪强，则多组织宗族乡里，在家乡附近坚守抵抗一阵，到支持不下去时，也陆续南下。如郗鉴在邹山坚持十余年，“徐龛、石勒左右交侵，日寻干戈，外无救援，百姓饥馑”<sup>④</sup>，最后率几万部众退到京口。一般普通的平民百姓，或者投靠这些大族豪强一起南下，或单家逃难，或被掠卖，也辗转流亡到江南。

其次，多以宗族乡里关系组织集团流亡。永嘉乱后的民户大流徙中，靠宗族乡里关系组织流民集团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郗鉴率领宗族乡里避难于峰山<sup>⑤</sup>，褚翫回乡里“纠合同志”流亡<sup>⑥</sup>，李矩为乡人推为坞主<sup>⑦</sup>，祖逖率

<sup>①</sup> 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15期。

<sup>②</sup> 《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曰：“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兼并，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南齐书》卷17《州郡上》南兗州序载：“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

<sup>③</sup> 《晋书》卷36《卫瓘传附孙玠传》：“玠以天下大乱，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宝（玠兄卫璪字）去也。’玠启谕深至，为门户大计，母涕泣从之……乃扶舆母转至江夏。……遂进豫章。”《世说新语·赏誉篇》：“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

<sup>④</sup> 《晋书》卷67《郗鉴传》。

<sup>⑤</sup> 《晋书》卷67《郗鉴传》。

<sup>⑥</sup> 见《晋书》卷77《褚翫传》。

<sup>⑦</sup> 见《晋书》卷63《李矩传》。